“国潮”戏剧登场，这一次年轻人买账吗

“中国文化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不着急、不辩解，润物细无声。戏剧埋下一粒种子，自然会慢慢地在孩子们心里发芽。”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冬日，邛海边的泸山，半山腰的露天剧场，一群来自四川凉山的彝族歌者，演绎原生歌集《赶集》。《赶集》讲的是大山深处人们的生活故事，演出地就是故事的发生地。

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——舞绘《千里江山图》，开启全国巡演。观众将跟随一位现代故宫研究员——展卷人的视角，进入青绿山水画的宋代美学。

第三届大凉山国际戏剧节主打“国潮”，原创国风剧《蜀中唐门》融合京剧、川剧、话剧、动漫等诸多元素，民族歌剧《彝红》《听见索玛》是大凉山本土文化的表达。

“国潮”如果拆开来看，是“国”与“潮”。传统文化与时尚潮流，戏剧如何驾驭？“国潮”正起，看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，“国潮”戏剧是否与他们一拍即合？

原生歌集《赶集》

第三届大凉山国际戏剧节戏剧嘉年华

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——舞绘《千里江山图》

什么是“国潮”戏剧

民族的就是世界的，这句话很适合描述《赶集》的观众。他们席地而坐，能听懂彝语歌词的人并不多，但语言并不重要。不仅中国观众，连来自捷克、波兰、巴基斯坦的外国观众，都看懂了歌声中的生命力量。

《赶集》在创作过程中，团队走遍17个县（市），采撷凉山彝族的原生歌曲。导演邱瑞说：“我们通过和声和用现代编排手法，在对原有素材尽可能不做改变的前提下进行改编，既能保证原有音乐的完整性和独立性，同时也让民族音乐‘时尚’起来，让年轻人更能接受，让这些不为人知的音乐能为更多人聆听和感知。”

作为大凉山国际戏剧节的发起人之一，濮存昕说，国潮并不等同于中国传统题材。“北京人艺从上世纪50年代建院伊始，就提出要为中国话剧民族化寻找方向。话剧是舶来品，但我们不能老演舶来品，要有自己的东西。”

什么是民族化？濮存昕认为，就是中国人的故事、中国人的情感、中国的精神，“我到欧洲演出，演的是外国戏剧，台下观众也是外国人。但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中国演员的解读，我们表现出的是中国人的审美，这也是一种国潮”。

QFun Theatre儿童实验剧团的多媒体戏剧《镜花缘》，改编自清代作家李汝珍的同名长篇小说。在面具与偶建构的想象的世界中，小演员们以主人公唐小山的视角，带着观众邂逅一个又一个奇异的国家：黑齿国，小人国，双面国……

剧团一直致力于从“老故事”中演绎出新戏剧。此前出品的多媒体戏剧《钟馗》，曾在2019年法国阿维尼翁戏剧节完成首秀。在剧团创始人之一王楠看来，这些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题材，同样适合表达切合当下的主题，“《镜花缘》关注的是旅程和成长，《钟馗》聚焦的是校园霸凌，《红孩儿》探讨的是原生家庭”……

虽然题目是画，但《只此青绿》讲的不仅是画家的故事，更多篇幅给了织绢、制笔、制墨的普通人，他们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，却都是《千里江山图》的共同“作者”。我们都知道“国潮”好，而《只此青绿》还解释了“国潮”为什么好——那是曾经那个时代，很多普通人的共同创造。

戏剧和“国潮”般配吗

《只此青绿》由被称为“中国舞坛双子星”的周莉亚、韩真执导。周莉亚相信，每一件文物和每一次创作都是有缘分的。2017年，《千里江山图》在故宫博物院展出，周莉亚去参观，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——要把它搬上舞台，2020年，念头成真。

诗剧本就与文学史同脉，先秦时期的《九歌》被视为最早的诗剧雏形，元曲亦可看作是可读、可演的诗剧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舞蹈诗剧天然是“国潮”。在《只此青绿》的结尾，当今天的展卷人与千年前的希孟隔卷相望，有观众说，“那一眼，心都颤了”。

四川现代舞蹈团演出的沉浸式环境舞剧《31°N 104.2°E》，颇具现代感的经纬度数字，其实指向的是古老的三星堆文明。古蜀重视祭祀，现代舞与古老的祭祀融合，迸发出超越时空的力量。

四川现代舞蹈团团长韩小虎说，相较于其他文明，三星堆自带神秘光环，没有特别具象的内容，用同样强调自由、不具象的现代舞来表现，十分契合。“观众看完舞剧，也许会想刚才那个动作是什么意思。带着这个思考，将来他再去三星堆的时候，也许就能联想到今天的表演，也许在那个瞬间就能懂得。”

并不过分依赖语言和情节的儿童剧，不同国家的孩子都能看明白，于是，“国潮儿童剧”天然拥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优势。当然，QFun Theatre剧团做了大量前期调研，剧中很多内容，包括一些“梗”，都是孩子们自己设计的。“剧团演员都是6~12岁的孩子，台下的同龄观众会发现，台上的人和他们说着一样的话。我们听到最多的观众评价是，啊，我们也是这么说的呢。”王楠说。

“传统文化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包容度很广，这个特征和儿童剧不谋而合。”王楠说，“优秀传统文化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，那么留下来的古老的东西，可以说是得到人类共同认可的国际语言。戏剧提炼这个共同语言，来表达一些人类共通的情感，比如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。”

观众对“国潮”戏剧买账吗

周莉亚发现，年轻观众看《只此青绿》特别专业——专业到“考据”。演员的服装、妆容，台上的道具、布景，有观众一一从文物中找到原型。有人说，自己的座位在三楼，看不清楚，但舞台上挂的那幅画，应该是范宽的《溪山行旅图》——他“看”得没错。

“以前的观众更多是接受者，现在的观众要当参与者，乐于输出，也有机会输出。他们觉得好，就会自发在网上‘安利’，觉得不好，就会毫不留情地骂你。”周莉亚笑着说，“因为他们都是自己买票来看的。”

“国潮”戏剧不仅需要创作者的匠心，还需要观众的共情。《只此青绿》从首演至今，周莉亚收藏了很多观众留言。曾有观众说，看到台上展卷人与希孟共同凝望的那轮明月，想起了李白的诗“今人不见古时月，今月曾经照古人”——周莉亚创作时就是这么想的！这些可爱的年轻人让她觉得，他们和她一样，和展卷人一样，看懂了《千里江山图》，也看懂了中国文化长卷的某个定格。

戏剧节运营单位凉山文旅集团党委书记、董事长刘康说，大凉山国际戏剧节承载的东西可能和很多别的节不一样，作为一个文化国企，办节更多是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推动乡村振兴服务，用戏剧来拉动整个凉山的文旅全产业链，最终为大凉山的社会发展和人民服务。

那观众对“国潮”戏剧买账吗？刘康透露，本届戏剧节中，歌集《赶集》、话剧《蜀中唐门》为国内首演，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为西部首演。这三部剧的年轻观众比例在70%以上。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戏剧节经历了延期，从立冬日延至冬至日开幕，但上座率仍在限流量的80%以上。

王楠发现一件有趣的事，观众对他们的戏剧的最大反馈是——反馈特别慢。QFun Theatre演出过以“二十四节气”为题材的系列剧，小观众看完《冬至》，要过很久，才会反应过来，“哦，原来冬天是这样的”；而要等到下雪那天，孩子们才会发现，原来雪里真的有光的，而且那个光是“菱形”的。

“中国文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，就是不着急、不辩解，润物细无声。戏剧埋下一粒种子，自然会慢慢地在孩子们心里发芽。”王楠说。

扫一扫 看视频

人 物

陈晓卿：“朋友圈”在变小，“美食圈”在变大

陈晓卿

美食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，我们才会更加关注美食自身的魅力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2020年初，正在创作《风味人间2》的陈晓卿，对忽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措手不及。当时团队无法出差，只能去关系比较好的几家餐厅拍摄，剪辑会议必须线上进行。

2021年年底，新冠肺炎疫情还未结束，该系列纪录片已经做到第3季——《风味人间3·大海小鲜》，以“海鲜”作为主题视角。在开播之际，总导演之一陈晓卿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专访时说：“上一季根本没有预料到会有疫情，这一次知道了，心理准备比较充分。”

陈晓卿创作美食纪录片近十年。他最近在微博上写，心境随年龄不断变化，“朋友圈”在变小，但属于他的“美食圈”在逐渐变大。

之所以说“美食圈”变大了，是因为在陈晓卿看来，美食本来就在那里，而我们对美食的认识会越来越充分。

拍美食纪录片最能迅速“长知识”。“我们刚开始拍鱼露时，都认为它就是中国的，后来发现它是世界的，可能地中海地区同一时期也有。再后来我们知道这种文明是多点发生的。”

又比如吃生腌。陈晓卿举例，过去他只知道潮汕有生腌蟹很好吃，之后发现浙江也有，叫江蟹生。他没想到，在河北沧州也会吃到，梭子蟹直接做成生腌。近来拍《风味人间3·大海小鲜》，意识到原来旅顺也有！从南方到北方，“生腌美食圈”又扩大了一点。

为了研究螃蟹，陈晓卿和导演读的相关书籍，加起来大概100万字，笔记做了十几万字。单是中国的蟹就有800多种，它们在不同的地方还有不同的称呼。

本以为“中国的蟹就这么多了”——不，还有。陈晓卿特别提到，这次在旅顺拍到了“一种特别甜的蟹”，名为赤甲红。

他不由感慨，“每次都有新的”。“我们对食物的理解，是一点点不断加深的，会随着认知的变化逐渐感受到它的不同。美食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正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，我们才会更加关注美食自身的魅力”。

新一季《风味人间》名为“大海小鲜”。很多人对餐桌上的海鲜熟悉，却对海洋生态以及靠海而生的人陌生。

纪录片中，海岛上的李天佑一家，会将土豆与鲍鱼不分贵贱地在同一个铁锅内焖烧，这美味让他们在异乡获得家的温暖与安宁；而对于以海为家的“疍家人”老何来说，用以招待假期归来小孙女的美味不需太过复杂，龙虾带壳白煮便可激发出无以复加的美味。

刘慧群来自物产丰饶的胶东，鲅鱼甜晒是入冬的特产，小火慢熬后与年味的团圆之气便可交融弥漫；东海小岛上的男孩林本本，认识世界的方式除了转动地球仪去“见识”遥远的其他海陆外，便是从小岛上的菜市场开始，从父母的一碗浸透金蟳香气的美味糯米饭开始。

陈晓卿说：“品尝美食，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，我更喜欢探寻美食的过程，这是了解世界的过程。那些美食背后的故事往往更加鲜活生动，既让我看到人间的温情，也让我看到世界的广阔。”

“风味”系列做到第三季，团队希望能从主人公的角度讲故事。“这对导演、拍摄主人公的要求都很高，后来作了较大的妥协”。

陈晓卿曾对做美食纪录片有一个比喻：“好多你看到的欢乐实际上就像烟花在天空上绽放一样，它在炮膛里的时候，那种巨大的挤压都是别人没看到的。”

“不创新就死掉了。就像人呼吸的动机是什么？不呼吸就憋死了。”陈晓卿直言，虽然在这一领域已耕耘近十年，但现在拍美食节目，团队每天的状态是“紧张而脆弱的”。

“就像一个人取掉身上哪个器官能活得下来？做美食节目每一个环节压力都大。没有内容你怎么有其他的？食材有没有让人一看就有吃的欲望？”

陈晓卿笑言，他如是形容团队一个导演紧张的程度——如果有人求爱的话，你会迅速坠入爱河。“每天过的都是这种生活：被内容的质量左右、被交片的日期左右、被处理各个方面的关系左右……非常焦虑”。

因此，讲美食故事，于陈晓卿而言，并不存在所谓“更动人的方式”，只有4个字：反复尝试。

擅长用影像呈现美食的陈晓卿，亦擅长用文字书写。他的《至味在人间》，就是一个美食爱好者的十年饮啜笔记。

“书和电视文本肯定是不一样的。读书多自由！可以读到某一个字停下来，想这一段写得真好，然后再往下读；而看电视，你若想一想，情节都过去了。所以做电视节目可能会更浅白一点，找到大众的‘最大公约数’。”

“王家卫御用摄影师”夏永康：摄影让我找到自己

“我只是王家卫的手，帮他拍出来”，后期的作品才是属于我自己的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丹萍

大段的独白、碎片式的叙述，似乎从不摘墨镜的导演王家卫，总是给人一种既艺术又神秘的感觉。而有“王家卫御用摄影师”之称的夏永康，也被赋予了奇幻色彩。他和王家卫相识的经过，坊间流传多个版本：有的十分正式，时任平面设计师的夏永康看到王家卫招聘剧照师的公告，投递了简历；有的很浪漫，一天，王家卫走进夏永康的工作室，对照片极尽赞美。

在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采访时，夏永康给出了“最真实”的版本。那时，夏永康在一家设计公司担任创意总监。他的朋友、导演葛民辉在帮王家卫拍电影短片，夏永康也参与拍摄了剧照。夏永康想把照片给王家卫看，请葛民辉牵线，于是有了他和王家卫的第一次见面。之后，他跟着王家卫，参与了《春光乍泄》《花样年华》《2046》等多部电影的剧照拍摄工作。而后转型导演，和导演陈国辉共同执导了电影《全城热恋》等。

夏永康

日前，摄影师兼导演夏永康在北京王府中環“19號府”举办《MOODS情绪》艺术展览，展出了过去25年中创作的超过100组影像作品。

和展览的名字一样，夏永康的摄影作品充满了情绪感。他说自己很容易受情绪影响，拍摄时，会先把自己的情绪带入故事中。“一张静态的照片，有了情绪，会让人觉得很浪漫”，他说。

拍摄时，他会建议拍摄对象用演戏的方式进入角色，“我拍吕燕的时候，让她想象她和朋友要偷偷逃走，她们会想办法演，也觉得很好玩”。看剧本演戏，对演员来说是家常便饭，可对有些模特来说，并非如此。“他永远看镜头，我说你不用看”，这时，夏永康就会用另一种方法——“偷拍”。在模特休息时，抓取最自然的状态。

他不喜欢摆拍，也不好意思让模特摆，即便眼前的人是梁朝伟，和他已是多年好友。“摆拍有点刻意，每个人的风格不同，抓拍出来的才是只属于他的姿态”，夏永康说。

张国荣在上海汉源书店沙发前小憩的经典照片，便是抓拍而来。

2000年，张国荣邀请夏永康一起在内地5个城市巡游拍照。后来这些照片整理成书，因为是在国庆节那天开工的，取名为《庆》，这也是张国荣的最后一本写真集。去上海开演唱会的下午，二人来到书店。“我们去那儿不是为了拍照，就是想喝咖啡。我看到阳光很美，就顺便拍了一张”，夏永康说。而这随手一拍，竟成就了经典。

对于这种独特的拍照方式，夏永康说，自己“受王家卫影响很多”。

1997年，夏永康和王家卫合作，担任电影《春光乍泄》的剧照师。不同于现在二人的惺惺相惜，夏永康形容那时他们只是员工和老板的关系。“他是大导演，我是刚开始拍剧照的，我都不敢跟他说话”，夏永康说。

由于经验不足，他错误频发：正拍着电影呢，夏永康突然入镜；摄制中，他开着闪光灯就拍起了照。“我错误太多了，导演就算不骂，其他人都要骂死我啊”，他说。而这些错误反而让王家卫留意到他。之后王家卫又找夏永康拍了几次照，二人逐渐熟络。“王家卫经常来我公司设计海报，一个晚上都不走”，夏永康说。

电影拍摄时，现场的灯光、布景，甚至演员的位置都是提前定好的，虽然夏永康的出圈剧照众多，但他不认为那是自己的作品。“我只是王家卫的手，帮他拍出来”，他觉得自己后期的作品才是属于他的。

如今，夏永康的摄影生涯已有20余年。回顾往昔，他坦言自己的创作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“玩”是他现在的关键词。所谓的“玩”，不是不认真，更多代表着一种享受与自在。

夏永康说以前一直想要突破自己，现在更享受生活。“拍得不好无所谓，有时错误会帮你想到更好的”，他说。

这种心态的转变发生在5年前。那时夏永康看了很多关于“灵性”的书籍，思考人的本质。之后他和朋友去了很多地方旅行，在秘鲁的森林中，没有WiFi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，“我发现生活其实很简单”。回来后，他的想法慢慢发生了改变。“最开始我拍照是为了赚钱，后来有了些名气，会有些虚荣。但去了很多地方之后你会发现，原来大自然这么美，我竟然一直没好好看”，现在觉得看到太阳就很开心了。

夏永康把“玩”渗透到了方方面面。拍照时，他故意把焦点改到不对，拍得朦胧不清，仿佛在和大家“讲笑话”。他把充满现代感的照片设在四合院般的传统建筑中展览，因为觉得很酷。他不在作品旁写创作介绍，因为他想让观众自己去幻想，否则，“神秘就没有了”。

夏永康说摄影让他看到更多东西，找到自己。他不认为摄影可以用“优秀”与否来评判，“摄影是很个人的，里面蕴含的摄影师个人的成长才是最有意义的”。

文化观察

和大多数人一样身处生活的洪流里，但未被烦恼和问题淹没，而是努力在人间烟火中活出轻盈。

□ 沈杰群

《小敏 》的中 仙火 多于

影视剧里总有一些让人羡慕的中年女人形象。

在职场上大杀四方，靠自己能力把日子过得潇洒、敞亮，是一种漂亮的活法；而在天然复杂繁琐的家庭事务里，行事利落，心态阳光自如，又是极为难得的状态。

最近播出的《小敏家》，就展现了中年女性又一个可能性：轻盈。除了我们常说的烟火气，她们身上还多了“仙火气”：和大多数人一样身处生活的洪流里，但未被烦恼和问题淹没，而是努力在人间烟火中活出轻盈。

《小敏家》的故事从刘小敏与陈卓的恋爱展开，讲述了两个曾经有过失败婚姻的中年人，面对来自家庭社会的重重困扰依旧相互守护，取得家人的认可，融入彼此生活的故事。

离婚、二婚、重组家庭……早在十多年前，这些关键词已是国产家庭伦理剧的标配。陷入恩恩怨怨和鸡飞狗跳里的女性，给我们一种疲惫沉重感，掩盖了内心真实的声音：离婚就是不负责任吗？离婚后就不可以重新接纳恋情吗？孩子一定成为新家庭的阻碍吗？

当下国产剧有了不一样的气息。女性面对人生考验的“接招儿”态度，亦有了颠覆性的改变。

刘小敏在老家离婚后，北上打拼13年，成为一家医院妇产科的主任护士。相较于围着孩子疯狂“鸡娃”的妈妈们，刘小敏并不是一个“典型”的中年女性。甚至可以说，她太轻盈了，简直像森林里一只自由奔跑的小鹿。

气质就足够吸引眼球。小敏热爱诗歌，有艺术鉴赏能力；她让自己和房间都保持相当美的状态，会和母亲说：“爱美有什么不好的，我到老到死都要美美的。”

人际关系也很“非典型”。小敏身为母亲，与儿子常年分居两地，高考前才一起生活。小敏缺了点常规的“妈妈味儿”，她爱儿子，又不完全只为儿子而活；曾因上一段婚姻导致的家庭麻烦纷至沓来，小敏理性而淡定地一一解决。

正是由于这些“非典型行为”，让这样一位40多岁的女性，在充满烟火气的同时，更添了一丝“仙气”。有观众评价，这种状态太好了，“人不管到了什么年龄，都要记得自己也是有姓名的独立个体”。

失婚中年人为何不能坦然而喜悦地拥抱甜甜的小恋爱？小敏和陈卓恋爱时，一句“没有敌人发现，还在老地方见”，颇具“谍战感”的氛围，让人瞬间闪回学生时代的“地下恋”——只不过主角不再是害怕父母老师发现的少男少女，而是两个人到中年的孩子爸妈。

两个人会好好度过恋爱一周年纪念日，深夜路灯下，车里藏着浪漫的玫瑰、香槟、星星灯，他们共同举起手机记录最想对彼此说的话，对于生活“暂时逃离，及时行乐”。

而小敏的妹妹小捷，也展现了色彩鲜明的婚姻观。面对失败的感情，小捷当断则断毫不犹豫，享受爱情的愉悦也拥有放弃爱情的勇气。

相较于说教“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妈妈”“如何保持家庭与工作的平衡”，《小敏家》没有给出答案，任由那些各有个性与选择的中年女性，一把擦去社会刻板的“年龄刻度”，率性涂写只属于当下的答案。

在《小敏家》原著小说开头，作者引用了《水浒传》的序：“人生三十而未娶，不应更娶；四十而未仕，不应更仕；五十不应为家；六十不应出游。何以言之？用违其时，事易尽也。”

用意不言自明。步伐轻盈的中年女人，永远不被“社会时钟”所困，也从来不被职场与家庭限制。

梅丽尔·斯特里普主演的经典电影《朱莉与朱莉娅》告诉我们，一位乐观、自信而独立的家庭主妇，可以凭借自己的天分和实力，将热爱的烹饪菜式变成一件件完美的艺术品，赢得世人的尊敬，并因此点亮其他迷茫女性的人生道路。

烟火日常里，愿天真不老。中年女性就该从心底里拥有自己，任何尊严和情绪都不该被“囚禁”。她们有资格爱恨分明，唱着想唱的歌，信步走向自己好奇的光亮处。